

黑色 悲歌

黑暗大陸的文壇火炬
經歷危險地帶的痛苦旅程

阿奇貝 著 陳蒼多 譯

全球50國譯本發行 銷售10,000,000本

1437.45
3

黑色悲歌

作 者 阿奇貝
譯 者 陳蒼多
發行人 王永福
出版者 新雨出版社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話：(02)2978-9528(編輯部)
(02)2978-9529(營業部)
傳真：(02)2978-9518
郵撥帳號 11954996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登記 2001年12月初版
定 價 2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敬請讀者至全國各大書店參觀選購本社各式圖書。或利用郵政劃撥向本社訂購，5本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黑色 悲歌

新雨出版社
阿奇貝◎著

陳蒼多◎譯

譯序

陳蒼多

首先談書名，原書書名是 Things Fall Apart，原義是「分崩離析」，取自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句「事物分崩離析，中心無法保持，」由於本書男主角奧康渥最後上吊自殺，我感覺到，他經歷沉重的一生，上吊的屍體讓人感覺更加沉重，所以將書名譯為「黑色悲歌」。

其次談作者，作者阿奇貝（Chinua Achebe）於一九三〇年生於奈及利亞，曾從事廣播工作，也曾當過英文教授，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與童書，作品曾獲美國大獎「布克獎」，本人也曾獲得奈及利亞智力成就方面最高獎章。

本書第一次在美出版時賣了兩萬本，在全世界賣了八百萬本，被譯成五十國語言，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據作者自述，本書是以「經歷危險地帶（no-man's land）的痛苦旅程」為基調，論者認為，本書足與希臘悲劇媲美，因為它所描述的是一個「強人」一生受制於「恐懼」與「怒氣」。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主題，但是作者卻處理得很成功。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固然不容易面對，生命的沉重更是悲劇重重，如何應付得宜不僅是凡人的日常難題，也是作家的不平凡工作。是為序。

第一部

第一章

奧康渥在九個村莊各地，甚至以外的地方，都是知名的人物。他的名聲是基於純粹的個人成就。在他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年輕小夥子時，就摔倒了「大貓阿瑪林澤」，為村莊爭光。阿瑪林澤是偉大的摔角選手，有七年的時間沒有人能夠擊敗他，從烏穆菲亞到姆拜諾都是所向無敵。他被稱為「大貓」，是因為他的背部永遠不會觸碰到地上。但是，奧康渥在一次激戰中把他摔倒了。老一輩的人都同意，這一次的激戰是自從城鎮的創立者與荒野的精靈交戰七天七夜以來最激烈的戰鬥之一。

鼓聲鑼鑼，笛聲悠悠，觀戰者屏息以待。阿瑪林澤是一位狡猾的技工，但是奧康渥卻像水中的魚一樣滑溜溜。每一條神經和每一塊肌肉都突顯在兩人的手臂、背部以及大腿上；人們幾乎都聽到它們在伸展，都快要斷裂了。最後，奧康渥把「大貓」摔倒了。

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已有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在這段期間，奧康渥的名聲很旺，就像熱風中的林火。他長得又高又壯，濃眉寬鼻，看起來很嚴肅。他的呼吸沉重，據說

睡覺的時候，妻子和孩子在他們自己的房間之中都可以聽到他在打鼾。走路的時候，他的腳跟幾乎不著地，似乎裝著彈簧，好像要撲向某一個人。他確實經常撲向別人。他有點口吃，每當生氣無法很快說說話，就會使用拳頭。他對於不成功的人沒有耐心，對於自己的父親早已沒有耐心。

他的父親烏諾卡已經在十年前去世。父親生前很懶惰，沒有金錢觀念，很少想到明天。只要身邊有點錢——這種情況很少見——他就會立刻買來一瓢瓢的棕櫚酒，把鄰居們叫過來，開始飲酒作樂。他總是說，每當看到死人的嘴，就認為一個人生前不盡量吃是很愚蠢的事。烏諾卡當然負債累累，每個鄰居都是他的債主，他所欠的錢從幾「子安貝」（一種介貝，非洲做為貨幣——譯註）到相當大的數目不等。

他身材很高，但卻很瘦，有一點駝背，臉上透露出一種憔悴與哀傷的神色——除非他是在喝酒或吹笛子。他很擅長吹笛子，最快樂的時刻是農作物收割後的兩、三個月，因為此時村莊的樂師們會帶來樂器，聚集在火爐上方。烏諾卡會跟他們一起吹奏，臉上散發出幸福與安詳的亮光。有時，另一個村莊的人會要求烏諾卡的樂隊及其化裝舞會的舞者來跟他們待在一起，教他們樂曲。烏諾卡和他的一夥人會去找這些人，待三、四個市集日，演奏音樂，吃喝玩樂。烏諾卡很喜愛好吃的食物以及美好的友誼；他喜愛一年的這個季節，因為此時雨已停止，太陽每天早晨升起，散發出眩目的美。天氣也不會太

熱，因為有乾燥的冷風從北部吹過來。有幾年的時間，乾燥的風吹得很緊，濃濃的霧靄籠罩在大氣之中。老年人與孩子們會圍坐在圓木所生的火四周，烘暖身體。烏諾卡喜愛這一切；他喜愛那隨著乾燥季節而回歸的第一批風箏，還有那些唱歌歡迎風箏的孩童。他會記起自己的童年，記起自己曾到處徘徊，尋覓一隻風箏在藍天之中悠遊。一旦他看到一隻風箏，他就會全心全意歌唱，歡迎它從遙遠的旅程回來，問它是否把任何的布料帶回家。

那是幾年前的事了，當時他很年輕。長大成人的烏諾卡卻是一個很失敗的人。他很窮，妻子和孩子剛好有足夠的食物可吃。人們譏笑他，因為他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他們發誓不再借給他任何錢，因為他未曾還錢。但是，烏諾卡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總是能夠借到更多的錢，累積更多的債。

有一天，有一位叫奧科耶的鄰居來看他。本來他躺靠在一張泥床上，吹著笛子，此時他立刻站起來，與奧科耶握手。然後奧科耶打開挾在腋下的羊皮，坐了下來。烏諾卡走進裡面的一個房間，不久就拿著一個木製的小圓盤回來，裡面裝有一個可樂果、一些鱷魚胡椒，以及一塊白粉。

「我有可樂果，」他坐下來時這樣說，把圓盤拿給客人。

「謝謝你。帶來可樂果的人會帶來生命。但是，我認為你應該把可樂果打破，」奧

科耶回答，把圓盤還給他。

「不，我想這是給你的，」他們就這樣爭論了一會兒，然後，烏諾卡才接受了「打破可樂果」的榮譽。同時，奧科耶拿起那塊白粉，在地上畫了一些線，然後把大腳趾塗白。

烏諾卡打破可樂果時，向祖先們祈求生命與健康，也祈求他們能夠抵抗敵人。他們一面吃著可樂果，一面談著很多事情：關於大雨淹沒山芋，關於下一次的祖傳盛宴，以及即將與姆拜諾村莊進行的一次戰爭。一談到戰爭，烏諾卡就不快樂。事實上，他是一名懦夫，不能忍受看到血。所以，他改變了話題，談到音樂，臉孔開始露出笑容。他能夠在內心的耳中聽到木鼓、陶鼓和銅鑼的那種騷動血液又很複雜的節奏；他也能夠聽到自己的笛聲在其中穿進穿出，裝飾以生動與哀怨的曲調。整個效果是歡樂又活潑的，但是，如果一個人只選取其中的笛聲——起起伏伏，然後突然轉變成短短的片斷樂章——那麼，他就會聽出其中的悲愁與哀傷。

奧科耶也是一位樂師。他是敲銅鑼的。但是，他不像烏諾卡那樣是一位失敗的人。他有一間堆滿山芋的大穀倉，並且還擁有三位妻子。此時，他將接受「艾登米利」的頭銜，也就是當地第三高的頭銜。那是一種很花錢的典禮，他正要把所有財源聚集在一起。事實上，這是他來看烏諾卡的原因。他清清喉嚨，開始說：

「謝謝你的可樂果。你也許聽過我不久就要接受的那個頭銜。」

到此時為止，奧科耶所講的話都很簡單明瞭，所以後半段也講了十幾句格言。在艾波族中，人們很看重談話的藝術，而格言就像棕櫚油，言語都以格言為佐料。奧科耶很會談話；他談了很長的時間，在話題四周打轉，然後終於擊中話題。簡言之，他要求烏諾卡把兩年多以前所借的兩百「子安貝」還給他。一旦烏諾卡知道他的朋友用意何在，他就忽然爆笑出來，笑得很大聲、很久，聲音跟銅鑼一樣清晰，淚珠出現在眼中。他的訪客很驚奇，坐在那兒說不出話來。最後，烏諾卡才利用歡忻的爆笑聲的空檔回答他。

「看看那道牆吧，」他說，指著小屋遠處的牆，上面塗著紅色的土，閃閃發亮。「看看那些白粉線吧。」於是，奧科耶看到一撮撮的垂直短線，用白粉畫成。垂直短線一共有五撮，最小的一撮有十條線。烏諾卡天生有戲劇感，所以他故意停了一下，嗅了一下鼻煙，發出喧囂的打噴嚏聲音，然後繼續說道：「那兒的每一撮代表對某一個人所欠的債，每一線代表一百『子安貝』。你看，我欠那個人一千『子安貝』。但是，他並沒有在早晨來找我，為此事把我叫醒。我會還你的，但不是今天。我們的長老說，太陽會先照耀那些站著的人，然後才照耀那些跪在他們下面的人。我會先還大筆的債。」於是，他又嗅了一下鼻煙，好像那就是先還大筆的債。奧科耶捲起羊皮，離開了。

烏諾卡去世時，完全沒有接受任何頭銜，且又負債累累。難怪他的兒子奧康涅要為

他感到羞愧。所幸族人在判斷一個人時，是根據他自身的價值，不是根據父親的價值。奧康渥顯然生來要做偉大的事情。他仍然年輕，但他已經贏得「九個村莊的最偉大摔角選手」的名聲。他是一位富有的農人，擁有兩個堆滿山芋的穀倉，剛娶了第三位妻子。尤其是，他已經接受了兩個頭銜，在兩次部族戰爭中顯示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本事。所以，雖然奧康渥仍然年輕，卻已經是當代最偉大的男人之一。他的族人很敬老，但成就則受到相當的尊重。就像長老們所說的，只要一個孩童把手洗乾淨，他就可以跟國王一起吃飯。奧康渥顯然已經把手洗乾淨，所以他跟國王和長老們一起吃飯。因此他很照顧那個被命定的小男孩——鄰居們把這個小男孩奉獻給烏穆菲亞村莊，以避免戰爭和流血。這個苦命的小男孩名叫伊克米福拿。

第二章

奧康渥剛吹熄棕櫚油燈，在竹床上躺下來，就聽到街頭公告員的銅鑼聲刺穿寂靜的夜晚空氣。「鏘，鏘，鏘，鏘，」空洞的金屬發出響亮的聲音。然後公告員宣佈消息，最後再敲銅鑼。消息的內容是：烏穆菲亞的每個人明天早晨要聚集在市場。奧康渥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他確實知道是有了什麼問題。他在公告員的聲音中聽出了一種很顯然的悲劇意涵。雖然此時聲音在遠方變得越來越模糊，他仍然能夠聽到這種意涵。

夜很安靜。除了有月光的夜晚之外，夜總是很安靜。黑暗讓這些人隱隱感到恐懼，縱使最勇敢的人也是如此。大人警告孩童不要在夜晚吹口哨，唯恐惡靈出現。危險的動物在黑暗中變得更不祥，更不可思議。夜晚的時候，人們從不稱呼蛇為「蛇」，因為牠會聽到。牠是被稱為「繩」。所以，在這個特殊的夜晚，當公告員的聲音逐漸在遠方消失，沉寂就回歸到這個世界，百萬種的森林昆蟲所發出的宇宙性抖音，更加強烈地彰顯出那種顫動的寂靜。

如果是個有月光的夜晚，情況就不同了。人們可以聽到孩童在開闊的田野玩耍時發出快樂的叫聲。那些不那麼年輕的人，也許會雙雙對對在比較不開的地方玩樂，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則會記起自己年輕的時候。艾波族的人說：「月光照耀的時候，殘廢的人會渴望走路。」

但是，這個特殊的夜晚既黑又靜。在烏穆菲亞的九個村莊中，一位街頭公告員正在敲著銅鑼，要每個人在明天早晨出席。奧康涅躺在竹床上，努力要想出是什麼樣的緊急事件——與鄰族宣戰嗎？這似乎是最可能的理由，而他並不害怕戰爭。他是一個行動派的人，是一個經歷過戰爭的人。他不像父親，他是能夠忍受看到血的。在烏穆菲亞的最近一次戰爭之中，他是第一位把一個人頭帶回家的人。這是他的第五個人頭；他還不是一個老年人。在重要的場合，諸如村莊名人的葬禮中，他是用第一個人頭斟酒喝。

早晨的時候，市場擠滿了人，想必有大約一萬個人，全都低聲談著。最後，歐格布菲·伊久果在他們之中站起來，大叫了四次，「烏穆菲亞的鄉親好，」每次都面向不同的方向，似乎以緊握著的拳頭推動著空氣。每次這一萬個人都回應說，「好！」然後是完全的沉寂。歐格布菲·伊久果是一個強有力的演說家，時常在這種場合中被選出來發表演說。他的手放在白頭髮上方，撫摸著白鬚鬚。然後，他調整布料——布料穿過他的右腋下面，繫在左肩上方。

「烏穆菲亞的鄉親好，」他大叫了第五次，而眾人也以喊叫的聲音回應。然後，忽然像著了魔似的，他快速伸出左手，指著姆拜諾的方向，緊咬著閃亮的白牙齒，說道：「那些畜生的兒子，竟敢謀殺一位烏穆菲亞的女兒。」他垂下頭，咬牙切齒，讓一陣壓抑著怒氣的喃喃而語傳遍群眾。等到他又開始說話時，臉上的怒氣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微笑，徘徊著，比怒氣更可怕，更不祥。他以一種清晰又冷靜的聲音告訴烏穆菲亞的鄉親說，他們的女兒到姆拜諾的市場，結果慘遭殺害。伊久果說，那個女人是歐格布菲·尤多的妻子，並且還指著一個坐在他近處、低著頭的男人。眾人喊叫著，怒氣沖沖，一副嗜血的模樣。

還有其他很多人講了話，最後決定要採取正常的行動。他們立刻送出一份最後通牒到姆拜諾那兒，要他們在兩個選擇中決定一個。其一是戰爭，其二是提供一個年輕人和一個處女做為補償。

鄰近地區的人都害怕烏穆菲亞。烏穆菲亞在戰爭和魔術方面都是強又有力的，它的祭司和巫醫為周圍鄉村所有的人所懼怕。它的最有效力的戰爭巫術，就像部族本身那樣古老。沒有人知道有多古老，但是有一點，大家都表示同意——這種巫術的活性根源是一個只有一條腿的年老女人。事實上，這種巫術本身就叫做「亞加迪—恩華伊」，或「老女人」。它在烏穆菲亞的中心地方有其靈地，是位於一個很乾淨的地方。如果有人表現